



鹅湖水妹子



•7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文 甫

封面设计：邹小工

鹅湖水妹子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毫米 1/32 印张 8.25 插页 1 字数 120 千

1985 年 4 月第一版 1985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,000 册

书号：10374·44

定价：0.90 元

出版说明

为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，满足广大农村读者欣赏文艺作品的迫切要求，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，我社特编选出版这套《农村文化站文艺小丛书》。

这套文艺小丛书，选编适合农村广大群众阅读或排演的中、短篇小说，古代白话小说，报告文学，带谱川戏，曲艺，故事，小演唱等。这些作品以反映现实生活、农村生活为主，语言通俗易懂，文风活泼清新。小丛书每年不定期出版数辑，每辑数万字，体裁多样，内容精粹，田间地头，会前饭后便可浏览一册；逢年过节、丰收喜庆之时，演唱材料还为你提供了精彩的文艺节目。这套丛书实为广大农村读者之良友，亦为农村文化站所必备。

目 录

鹅湖水妹子·····	叶明山	(1)
抢劫即将发生·····	楚 良	(22)
锅铲“噹”地一响·····	林文询	(56)
姜守本进城·····	郭建华	(68)
彭成贵老汉·····	马 烽	(87)
杏花村的新闻·····	张兴元	(109)
她从画中走出来·····	王兆军	(135)
贺老山的梦·····	金 河	(161)
公路从门前过·····	石 定	(181)
桥·····	张 宇	(200)
大辛小传·····	木 斧	(220)
啊，白鹭·····	陈 晓	(240)

鹅湖水妹子

叶明山

早晨，鹅湖水微皱着。轻淡的绿色的鹅湖风，吻起谁家第一张白帆。湖圩里特有的饱含水分的晨雾，从港湾高高的桅杆上，水淋淋往下滑溜。有人背起篓，进湖收头晚放的鱼卡子了。一处处“水跳木”上，渐渐响起木桶打水的声音。鹭鸶便从水柳树上扑楞起翅膀……鹅湖睁开瞌睡的眼睛，明亮了。

明亮的湖水里，浮动一架木排。木排上站着一位姑娘，微微晨曦里，留下她梦幻般的剪影。窈窕的身段，又是早已“换夏”，绣着水横枝的搪浪围兜，紧束着薄薄的衣衫，这果绿色的涤确良衣衫里面，谁能猜想出有多少果绿色青春在浮动。鹅蛋脸面只是湖水随便洗过，这脸面刹时使鹅湖增添了一朵芙蓉。两只眼睛望着水天连接处，大而疏的晨星羞怯了，隐没进天幕里，只留下两颗扑闪在鹅湖上……

这姑娘便是鹅湖村的水妹子。她有一张芙蓉脸

面，可晨雾这面纱还是遮住了真情，这朵芙蓉今儿并未开放。她起得那么早，在摇曳的小马灯光亮里，在湖岸边芦苇浅水里，不声不响扎好了木排。她也许讲了好多话，全是心里话。她也许弄得水声很响，全是哗然心潮。她不声不响。她不惊动辛勤的渔父和采菱姐妹的梦。她把木排撑到湖心，鹅湖村才有第一声木栅栏吱呀。

湖水全清明了，天色大亮堂了，这木排为什么还是走得不甚远？水妹子是撑篙打浆的好手，这木排却走得不甚远。是怕撞碎了鸡头菜嫩叶？是怕碰落了瓣瓣荷花？望着她，鹅湖母亲的脸面上，生出一重又一重愁纹。不呢，也许正好是一滴雾露水洒在水妹子脸上……水妹子乖，水妹子不会在幸福年头里带连乡亲们不愉快。不呢，也许她在数“荷伞”上小鸟，在惊叹吃露水的红鲤“唧腮”，在……她嘴角是动弹不是抽搐……只是这木排为什么走得如此不顺风顺水呢？

她低下头，又下意识地数着一个数，不错，十二根笔直的杉木，全是两丈长的。她直了直身子，狠了狠劲，竹篙打弯了，木排行走得快起来了。

她要把这十二根木料还给他。她不欠别人的。她还是痴情地希望，他也别欠别人的。别欠乡亲心一片。别欠乡情情一片。

竹篙弯了，木排直了……

水妹子的“他”，住在鸭儿湖。水路三十三，旱路四十里。

春天，是他们好上后第二个春天，鹅湖深情的碧水，送来了一架木排。那木排漂得好急，小荷尖尖角碰塌了，一棵棵嫩娇的红菱，吱吱带进水里，好长时间才嘟嘟冒出气泡，重新浮出水面。木排上站着个二十二三的小伙子，身个高高的，胸脯挺挺的，眼睛大大的，眉毛浓浓的。鹅湖人说，“男儿看手”。那手一甩，劈得开浪，自是逮鱼好手：那手一举，托得起船，是个真正弄潮儿。这手撑篙放排，实在是力量的表演。加上他又心真切，意缠绵，要把木排连同喜讯尽早送到鹅湖村，送给水妹子，岸上种田大哥，水里举网渔人，好不咋舌：“吔，一条蛟！谁家好儿子？恁好的水上功夫！”

谁家好儿子？这正是鸭儿湖村的池清河，水妹子的心上人。

打一声唢哨，船系在老地方，红皮柳裸进湖水里的一段粗根上，扣紧了木排的缆绳。掬一捧水还没洗尽脸上的汗渍，水妹子迎着口哨，穿过苇滩子，笑吟吟一张脸迎上红扑扑一张脸。

有一声“哎哟”，好逗。他能随便一纵身，便从湖坎下跳上岸，她偏拉，他就那么轻轻提了提她的

手腕。

有一声“扑嗤”，是好笑。他洗什么脸？他把湖水浪来的草末沾满脸颊眉梢。她心爱地用手绢帮他擦了擦。

“运货生意揽到木材公司了？要跑几趟？”湖区最贵重的是木料，这精怪，是听说最近揽了点运货副业，谁知什么时候和木材公司都拉上关系了。

“这是我们的。”喜兴兴答着，又是平静静答着。岸柳上喜鹊正在欢叫，湖面上没有一丝风。

“是……是吗？”她相信。又怕幸福得来太容易了。他们都是冒尖渔户，他们好象什么都不缺，就缺新房里一房家具。县城家具厂，买个马桶都要凭票。

“当然，呶，右边三根就是我们的大立柜，三开的。左边两根，该是五屉柜。那一根打酒柜怕还有剩的，再在那根上取个梢，就是一个床头柜。那根中不溜的是八仙桌。那根……中间两根最粗的你猜是什么？”

姑娘娇嗔地逗他：“是杉木。”

小伙子反而开心：“你是傻大姐也是我的。那是雕花床，咱们……嗤……”

“笑什么？”

“可不兴睡两头。谁乐意啃臭脚丫子？”

“坏！你坏……”

水妹子的拳头一点不重，捶得池清河一身发痒。在骂“坏”声里和欢笑声里，他们都幸福地闭上眼睛了。好久好久，才陡然一惊：水妹子瞅见不远的水面上，有个汉子站在船头朝他们望呆，手上一副网硬是甩不开了。“咱们回家吧，我给你做好吃的鲫鱼汤。”

“不饿。咱们上老地方。”

老地方在苇滩深处。那里长着一棵年代久远的水柳，人称是“板凳柳”，弓着身不亚于公园里长凳。他俩坐上了。

“怎弄来的？正道吧？”

“还不相信我？”

“不，不是。我只觉得咱们这里弄木料太难了，公社王副书记那样有本事，去年盖屋还缺二梁。”

“告诉你吧，我不光送木料，还送喜帖子呢。我圈养的那一竹围子黑鱼起网了，整整二千斤，活蹦乱跳肥坨坨，全是一等。水产公司说正好运往香港拿外汇，破例奖售给我两方木材。”

水妹子好高兴啊。她不笑，也一声不吭，只是用滚烫滚烫的手掌，左右捧着池清河的脸颊。这是一张多英俊的汉子脸型，她就那么痴情忘我地看着。她曾被许许多多英雄形象激动过，想坐上大轮

船去亲眼见见。也为许许多多模范事迹流过热泪，向往着有朝一日进人民大会堂听听。可是她没念完中学就回到鹅湖当渔女，她家经常吃上顿断下顿，她没干粮，也没盘缠……想不到年头一变，有一天，她在本乡本土就遇上了英雄。

是前年冬天，县上召开年终劳模评奖大会，水妹子家是鹅湖村冒尖户，她自然参加了。坐在剧场的大会堂里，才晓得，自己在鹅湖“相当动人”，往这儿一坐算什么呀，听听台上说的，看看台上坐的，人家致的那份富，做的那份贡献，羞煞鹅湖女儿心。特别是鸭儿湖村有个小伙子池清河，三九寒天卖一千五百斤鲂鱼，冰凌把腰身都划破了，可为了春节市场，这汉子总是赤身一壶酒，出水一篓鱼，难怪省里的官儿都说，这就叫英雄，这就叫模范。散会时，人们一窝蜂拥上去同小伙子握手，她也挤了过去，没握手，痴呆呆用眼“勾”了好久。第二年春暖花开，县上组织一次湖蚌养珍珠参观现场会，她也去了，想不到那捕鱼能人池清河，又是养珠好手，是个广开门路致富之家。那一天，她在那里学得很多，问得很细，现场看得时间最长，别的参观代表都走了，她说她路近，半下午还能赶一趟短途小火轮。姑娘心太专了，钻劲太大了，学习太用功了，小本子记得太多了……她误了那班船，却正好没误掉一次幸福的机

会。一颗爱情的种子，顶着疏星，拍着水浪，在她提着马灯帮他下鱼卡子的小船上，摇荡着，摇荡着……这种子轻摇缓落地丢进了心里。

每天都是春天。这种子每天都在发芽。那是要开花结果的。老爹水老大，三男一女，可娇贵水妹子了。别看女儿象个男伢，冲风打浪的，爬桅抖缆的，女儿怎么着，那不管，疼女儿的心，那不会少。当女儿提出想出嫁时，老爹一口应承，就一条，陪一房好嫁妆，收拾齐整了才能出阁。女儿不好意思，女儿知道老父亲的心。她多喜爱自己的爸爸。只是……陪一房家具，得有金子买不到木头啊。想不到，今天好朋友赚来了，送来了。到时候请木工师傅一阵敲打，既不寒碜水家门面，保住了老爹的脸，又能早日让“种子”“开花结果”。这家伙又鬼又能！咯咯，这家伙……

“不认得我？”小伙子的脸一任她捧着。他愿意。

“不认得。”

“我叫池清河，鹅湖村水妹子的爱人。”好调皮。

“水妹子爱人是位英雄，虽不在沙场上战斗，倒也在渔场上驰骋。他给渔民争了好多光，给咱国家做了大贡献，给乡下人赢得了体面。他明年还会上领奖台领一条机帆船，水妹子要坐那条船新婚旅游。”这里没有外人，只有忍俊不禁那号一本正经。

“行，要星星要月亮都给你摘来。”

“要心。”

“那就上天摘星。”

“不用上天，就在这里。”一指清河的胸怀，咯咯笑个东倒西歪。小伙子张臂就把她抱进怀里。

“哟，不好，有人偷排了！”水妹子惊叫着，猛从怀里挣脱，带头跑了过去。

到了湖边，木排拴得牢牢的，清河非常开心地上了一次当。

他们喝醉酒似地扭动着腰肢，在一村人惊羡的眼光里，一根一根或扛着，或抬着，把木料，不，把爱情，把光荣和幸福，送进家门。

转眼就是丽日熏风的四月，湖水甜了，渔汛到了。鹅湖村，篱墙边，大树下，妹子们扯起一张又一张赶织的网。大门口，湖湾里，斧凿叮叮修旧船，造新船。只等鹅湖兴风作浪了，只盼豪雨砸得水面一夜涨三尺了。

水妹子打旱网练把式了，水妹子发狠要在这季渔汛和池清河赌输赢。

谁知才赶第一场渔汛，鹅湖村便出了事。村北耿大爹买了一船稻谷，回来正好迎上了暴雨，鹅湖人走水路又总习惯带上鱼网的，偏这时碰上了肥大的鳊鱼群，老人从舱棚跃到船头穷追不舍，撵到湖

心处，才发现船漏水了。此时风又吃紧雨又大，大爹四十五岁才成了家，一直是老困难户，平时累坏了身子，如何对付得了头上的险恶天气和脚下的破船？那条“鹅毛船”到底沉没在湖心深处，幸亏船上有一只渔桶，依附这只桶，耿大爹下半夜才水淋淋爬上岸。

三天过后风平浪静，天也晴稳了。水妹子不声不响早早划起了船，她根据耿大爹说的位置，一个鲤鱼打挺，跃进仍然冷浸浸的水里。潜游了多少次，摸了半上午，身上起满了鸡皮疙瘩，嘴唇都乌了，才死了心：五口人渔家的一春口粮——那么多稻谷麻包，还有一条船，应该好摸好找的。她想，怕是出了什么问题了。

只说是今儿出船不利，没打上鱼，还翻船吃了水，慌得爹妈一片疼爱；没对任何人说，她是帮耿大爹找船。水妹子就是这号人，自是男儿手脚女儿心。那“男儿手脚”赢得满村人敬重：两个哥哥分开过活，老爹前些时日是常生歪病的，弟弟又还小，谁想到随着渔民责任制下达，这秀气女儿竟是鹅湖第一个下湖甩网的女人，更没想到半年后，她打的鱼就敢和男子汉同时起船比货了。而采菱采莲，那自是男儿不能比的。她又有文化，啃着书本学着干，每年还孵化七八百元鱼花苗。那善良的“女儿心”

呢，村前村后尽是“啧啧”：下雨天，数年如一日，她都站在村口水跳木上，帮打水的老奶奶、老爷子、小弟弟、小妹妹，把水桶挑着送上门，把橐子（比水桶小）拎上门。湖圩里下起雨，条条小路滑溜溜，泥浆糊淹没脚脖子、脚肚子，水妹子也曾滑跌过，不要紧，只要没跌倒老人小孩，她年轻，扭扭身，返回再去打水。就这至今还做着的一桩事，便叫鹅湖人十里八里夸的。不屑说她别个好处了。

没找上船，水妹子吃不香，睡不安生。家住鹅湖没有船，那等于人没手脚马没腰身，那等于穷断骨头饿穿肚皮。她又上村北，同落水后还躺在床上发烧的耿大爹，再次核实了翻船地点。地处是没错的，那么说鹅湖村出了黑心人？姑娘一家一家唉声叹气地诉说，一家一家将心比心查问，谁也没偷谷子和那条船，外村人除了前天来玩的心上人池清河，没人晓得的。不会是外村人把船捞走的。

找不上船，鱼汛不等人，总不能让耿大爹这年月过不成日子。水妹子跟父亲说了：“爹，女儿不要嫁妆了，把清河运来的木料给耿大爹造船。”

“这……这不中！”老爹扭过头，口气很重，很硬性。可是当他披着夹袄从村北回来后，他颤着手端着油灯敲女儿房门了，“孩子，你，你要那么办，就，就那么办吧……”

耿大爹新渔船五天后就下水了。下水那天，正好对面驶来了池清河的帆船，水妹子好高兴送耿大爹下湖，又好激动跳到清河的船上。

“咱们到藕荡里玩玩。”她说。

他用橹拍起水花：“走！”

“清河，跟你说件事。”湖水是平静的，声音是轻轻的。

“我也想跟你说件事。”湖水被双桨荡翻了，声音是激动的。

“那你先说。”

“我请好了几位高级木工，明儿就送人过来。我们的家具，我们的婚期，嘿……”好险，差点仰身跌进湖里。

水妹子象是拉人，只是一双手再也不放开了，她紧握着清河的手腕：“婚期随你定，我是你的人……”一片诚心，一片挚爱。一对鸳鸯从新荷嫩叶里游过来了。一支并蒂莲开得笑呵呵。

……好久，水妹子才拿起桨荡了起来：“我不要家具了。”

“啥？”

“我把木料给耿大爹造船了。”

首先是那对鸳鸯惊得扑楞起翅膀，慌张地躲藏到藕荡深处，接着是小船滴溜溜打旋，一双男儿脚

片，只差没踩掉船底。水妹子真的害怕了，她没见过小伙子那么漂亮的一双大眼，果真一眨就不认人了。那眼睛瞪的！更可畏的是那瞳仁，里面怎么着起了火苗……她怕，那火苗好烧人。

“你，你是拿我们幸福开玩笑！你原来是这号人，是这等不主贵！”

水妹子哭了，流出的是串泪。这不能让小伙子息怒，他溅出的是唾沫：“晓得木料是怎么得来的吗？这也能作贱？你不讲排场，我还要脸面，池清河的婆娘是进洞房，不是王三姐住寒窑！我要过第一等人的生活，我不吃这号亏。我的劳动换来快活归自己，凭什么给别人！”

“别人穷，可怜。前些年我也穷，更可怜。我们党救起一大片，我们总应该救救一个人。”

“你入党了？你想当女支书？我可只想聚财致富，这并不比你少光荣。”

……水妹子终于袖子一拉，脸面干净了：“清河，我……我一定还给你……”

湖上突然没有了争吵。

有一声“扑通”，有一个好水性女子，有一个秀气身子，给鹅湖留下了受惊的波和浪，给岸上进村的小路，留下了斑斑水渍。

水妹子没有还池清河木料。采菱船上，杨柳岸边，她锁眉了：怕是屈了小伙子了。尽管这事做得一百个对，也要体谅一颗心。那颗心苦苦地追求着幸福，为那过怕了的从前的穷窘的日子，为了明天饮一杯更甜蜜的酒……这全没有错。为了过过咱渔民自己的舒适家庭生活，他辛勤地付出了好多好多。

眉上那把“锁”终于开了的时候，她明亮的大眼睛闪来忽去了：木排。一个汉子提着马灯在夜风里抖擞着喂鱼——木排。池清河破冰补缀圈养的竹围子——好长的木排。好长的蚂蝗吸吮着他光脊梁上的血——木排冲着激流。护鱼窝棚被北风掀着。木排差点撞上湖滩。小伙子差点喂饱了黑鱼饿昏了自己……好看的柜子，漂亮的箱子，耀眼的花床，统统是能干漂亮的小伙子，它立着，他立着，它躺着，他躺着……

“爹，今儿有点事，你老人家一人去张网了。”水妹子便搭了早班船，她上鸭儿湖村。送几句知冷知热话。送过姑娘也是甜甜的、也是酸酸的、也是痒痒的一点心意。

鸭儿湖村的景致好象比鹅湖村差点。池清河家却相当气派，新砌的一栋水泥盖板两层楼，是村子最高的。